



朱 伦 著

偷渡者之一

月黑香港夜

偷渡者之一

月黑香港夜

朱伦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月黑香港夜

Yuehei Xianggang Ye

偷渡者之一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80,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责任编辑：唐纪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杜凤宝

统一书号：10153·974 定价：0.77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通过兄弟二人偷渡到香港的遭遇，揭露了香港黑社会两个黑帮的内幕，以及其令人惊心动魄、惨绝人寰的一系列伎俩。描写了扭曲正义、暴戾乖张、绞尽脑汁的阴谋，只能喧嚣一时，终不能得逞；心向大陆的祖国儿女，虽历尽千难万险，也难阻他们的赤子之心。

作品围绕一箱明代宫廷珍宝的丢失，展开了黑帮对它的明争暗抢，并以此为主线，描写了香港的风情，黑社会的组织、帮规、活动，和香港豪绅巨贾的骄奢淫逸。

主人公乐少春、乐建春兄弟二人的形象，除了向人们表明偷渡者的厄运，也会给大家带来思索……

楔 子

友人刘君，久居香港，常因工作来内地。在上海下榻时，我们促膝长谈，常常至深夜。

一年前，刘君突然来沪，说已应美国某大学之聘，将改行任教。他感叹自己易地易行，原拟将偷渡香港者的厄运写部长篇小说，怕只能是遗恨了。刘君赞我年轻，嘱我完成他无力完成的事业，将一个采访本和若干资料送我。

我自知缺乏经验、材料一直在“沉睡”着。

八个月前，弟弟要结婚了。婚前几天，突然收到新娘一信，说她外出实习，延缓婚期。弟弟久候无息，经查询，得知并无实习一事。

新娘失踪了。她跟港商走了偷渡之路。

我震惊之余，创作冲动萌起，找出材料，在工作之余，日夜兼程，完成了这组系列中篇，但愿它能警我弟媳一类的青少年。

1. 黑社会高级智囊铁纸扇从国外 返港布网，拦截偷渡客

香港境内有座少见的针叶松林，紧挨深圳河，蜿蜒数英里，一棵棵针叶松苍郁荫浓，峨然笔立，林内藤葛牵绕，绿草如茵。入晚，夜虫鸣叫，怪鸟扑翅，山猪游蛇客窜光顾，特别是树根树梢挂满了蜘蛛，密如珠帘，静候着自投罗网的猎物。

这是一个月黑之夜，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处在朦胧之中，靠着淡淡的幽光，还能分辨出松树林深浅不同。在针叶松林的上风口，站着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男子，他皮肤黧黑，身材瘦小，满脸精悍之气，此刻身穿一件短衫，半新不旧，领子敞开，手握一架军用望远镜，向深圳河对岸眺望着。他姓铁，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一个“纸扇”，“和记”某堂口的一个军师。

香港黑社会组织众多，内部还有许多堂口，但无论什么组织，等级分明，最高的是香主，负责堂口的是二路元帅，下面是红棍（打手领班）、纸扇（军师）、草鞋（小头目）以及最低一级的四九仔。这个纸扇在黑组织内职司虽不高，但由于足智多谋，诡谲异常，是“老千”（骗子）行中的顶尖人物，常带领一帮喽罗远征海外，其能量和声望大大超过普通纸扇。

按香港人的习惯，应称他为“纸扇铁”，可他喜欢别人叫他“铁纸扇”。大概，是他认为自己非但刚柔相济，多谋善断，而且刚大于柔，断优于谋吧。

“老千”这一行当，在黑社会中又称为“老撇”，是各类罪恶活动中较为斯文的一种，其方式方法，是以智谋及手段取胜，不象黑社会其他罪恶活动，动辄使用暴力，置人死地而不顾。他们一般放的是长线，钓的是大鱼。由物色对象—酝酿—实施—转弯抹角—大功告成—金蝉脱壳（术语称“退牌”），全部活动都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然而现在一个老千赤膊上阵，他跑到紧靠着边境的这座松林里来，静候的是什么呢？

铁纸扇到这座松林之前，正在曼谷放长线，准备钓一条大鱼，他同香港一个号称“神仙手”的文雀（扒手）是老朋友。香港的文雀有上海帮和本地帮之分，上海帮里潜龙伏虎，不乏奇诡之

材。这个文雀是上海帮中的高手。目前他到曼谷度假，为炫耀本帮神力，拿出了许多珍贵的首饰、项链，其中有钻戒、手镯数十件，有一个莲形耳坠引起了铁纸扇的兴趣。这片耳坠近乎足赤，图案精巧，背面刻有“万历”年号，凭着铁纸扇的阅历，一眼认出了这是属于三十年前在港澳地区失踪的一批稀世珍宝，这批珍宝是明代数朝后宫首饰，价值连城。铁纸扇为了它，追寻了半辈子，不期在这里相遇。他连忙追问这片耳坠是怎样弄来的。

这个文雀依稀记得这片耳坠的物主是个四十上下的贵妇人，从她手袋里窃得。铁纸扇不满足，一定要他再提供更详细的情况。那文雀苦苦回忆了一夜，说这个贵妇人似乎面善，那时她正同一个太太吹嘘，说她有一片明代耳坠，对方问她哪里来的，贵妇人说是自己丈夫从一个女佣处意外发现的。那女佣自大陆来，最初给了她一些钱买了下来，可后来那女佣吵着要把耳坠赎回去，说这是她丈夫的，他丈夫也要到香港来，打不出护照就偷渡来，没有了这片耳坠难交代……

文雀的话，引起了铁纸扇的长久深思。二十年前，在雅加达，他手下的一个四九仔也从一位自大陆来的华侨妇女身上窃得一枝梅花金钗，同样是属于这批稀世珍宝的，现在莲形坠的拥有者也是来自大陆，这是偶然巧合吗？这批稀世珍宝失踪的“百慕大三角”，看来不一定在港澳，也

有可能在大陆。

他听说坠片的原始物主、女佣的丈夫要偷渡来港，不觉动心了，这可能是发现这神秘的“百慕大三角”的一个途径。更何况，在香港“边境打蛇业”（拦截偷渡客）是极有油水的偏门生意，大有一枝独秀之势，那时的深圳河不象今天那样插翅难飞，还是主要偷渡途径之一。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铁纸扇中断了一桩刚刚“布阵”的诈骗活动，带领十余喽罗，匆匆赶到离边境最近的针叶松林“狩猎”。

动身之前，这位文雀曾警告过他，香港经营打蛇业的，听说是个非常厉害的母蜘蛛，要他当心。

铁纸扇微微一怔，但又笑了。

他对香港的“蜘蛛世界”太熟悉了。香港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蜘蛛有近百种，其中的“巨无霸”就算是黑蜘蛛了。这种黑蜘蛛母的身长五公分，犹如一个黑色的扁鸽蛋，常在树上织网，它十分残忍，凭着自己的身躯弱肉强食，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放过。这种蜘蛛雄的很小，蜘蛛先生的任务只是交尾，交尾之后就被太太一口吞掉。

铁纸扇知道，文雀说的母蜘蛛是经营打蛇业的黑泉，确实厉害。但新界边境未必处处都是她的天下，更何况他自信黑海修炼几十年，已大有

神通，就是碰到母蜘蛛也要好好较量一下。蜘蛛先生被一口吞掉的命运决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深圳河畔铁纸扇自己虽身穿便服，但他的喽罗却全副武装。他们身穿斑驳的丛林装，头戴贝雷帽，手执粗大的驱赶棍，涂了驱蚊剂，携带了防毒蛇咬的解毒血清，在松林前沿摆开了阵势，准备拦截非法入境者。

香港政府规定，非法入境者（人蛇）只有进入港内市区，才算成功，否则就要遣返。黑社会人马在边境打蛇，是廿四小时“全天候”的。他们这样做绝非是为了几个遣返费，而是为了扣住人蛇，向他们的在港亲属敲诈勒索。

天空象蒙上了一层黑纱，铁纸扇从带有红外装置的望远镜里发现深圳河对岸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下水了，悄悄向这里游来。“人蛇”！他笑了，为了不至于将他们吓退，他挥了挥手，要站在林外的马仔全部藏身于松林之中，他自己也转身进入林内，突然空中响起一个闷雷，划过一道闪电，铁纸扇驻足不前了。

一棵老松树，枝若苍龙，奋爪拿空；根似蟒蛇，盘缠交错，裸露的根茎上已坐着两个男女偷渡客，他们紧紧拥抱着，正在接吻。这是一对情侣，一个深情款款，一个芳心可可，他们双眼紧闭，沉浸在偷渡成功的喜悦之中，憧憬着马上将进入一个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世界。

铁纸扇借着电光，隐约觉得那个女的皓齿排玉，明艳非常。他溜出了松林，招呼了几个喽罗过来。

很快三个“打蛇客”悄悄地绕了过来。

俄顷，三根粗木棍齐下，一时枯叶与败枝齐飞，脑汁共血浆一色。那个男的连哼也来不及哼一声，就上西天去了。女的还浑然不觉，直到热呼呼的血浆流到面颊上，弄成个大花脸，才睁开眼，一看魂飞魄散，站在面前的是一群身穿丛林装的凶神恶煞，自己的情人已渐渐僵冷下去。

“啊……”她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突然嘴巴被强力捂住了，被塞进了一团什么东西。三个打蛇客将她按倒在地下，正欲施暴，忽然林中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位矮个子、浑身湿漉漉的年轻人，捡起了打蛇客扔在地下的木棍，一棍下去，将前面那个行凶者打昏，抽回棍子来不及了，他趁势将棍子对准另一个面部一捅。大概是捅伤了对方的眼睛，痛得他捂着脸哇哇乱叫，剩下一个眼快手捷，顺手抓住了木棍的一端，硬是夺了过去。正要狠狠反击，想不到这矮个子反应敏捷，一个侧身，如游蛇出洞，似山猫上岗，眨眼间就转到了第三个打蛇客的身后。他出拳奇快，一拳甫发，次拳又到，拳拳都在“下三路”的要害上，居然把那个大个子打蛇客打得爬不起来了。

他，就是铁纸扇从望远镜里见到的两个“人

蛇”中的一个。他们上岸后，正欲进松林，眼见这一幕，矮个子的偷渡客自恃身手不凡，只身打抱不平。他拖起倒在地下的那个女子冲出了松林，会同林外另外的一个偷渡客，沿着林外小径向另外一端匆匆逃去。

铁纸扇坐在林外一辆私家车里，十分惬意。此刻风劲云驰，星月时隐时现，清辉忽明忽暗，眼前山峦起伏，河水潺潺，松涛阵阵，南风徐徐，铁纸扇觉得自己稳坐钓鱼台。铁纸扇独自盘算，这女子若有倾国倾城之貌，那就好极了。因为他在曼谷的诈骗事业，正需要个“女饵”，但是否够格，月黑之夜，吃不准，靠着电光一眼掠过，他觉得甚有过人之处，把她弄进娱乐圈子，让她成为明星、歌星之类的“摇钱树”，看来还是不成问题的。

叫铁纸扇不快的，她有一个情侣，而且如胶似漆，这无论如何是个威胁，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了……

铁纸扇想到对岸两个“人蛇”，下水已有一段时间，正欲招呼另一组“狩猎者”注意搜索，忽然听到了林间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打斗声，扭头一看，发现对岸两个人蛇已游过来了，那个垂手可得的“女蛇”，竟被他们救了出去。铁纸扇气得赤呼呼的，这不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吗，他通过对讲机立即指挥另外两个小组人马紧紧追去。

2. 这里有毒蛇阵，母蜘蛛不容铁纸扇 染指黑松林。狭路相逢，水火不容

这座边境松林，地处陆上偷渡者的必经之路，是打蛇业的一块鱼腩之地。在铁纸扇来到之前，这里早就有了属主。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名声显赫的母蜘蛛，真是冤家路狭。

母蜘蛛名叫陈阿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母夜叉，也是香港黑社会中的一个女强人。香港黑社会组织门户林立，十四K、和记、四大、老联、潮帮……不可胜数，“和记”中又有和安乐、和胜和、和胜堂、和义堂、和勇义、和合图、和利和等十余堂口。母蜘蛛是“和记”一个堂口中的二路元帅。

在一般人的眼里，以为黑社会人物都是浓眉大眼，充满着暴戾之气的彪形大汉，但在香港一地，雌雄大盗携手作案，却屡见不鲜。六十年代，出现过一个“十二金钗”的全女班，陈阿彩便是这个全女班中的二家姐。十多年过去了，姐妹们大都金盆洗手，有的做了归家娘，有的做了老板娘，唯有她“从一而终”，始终在黑海浮沉。当年全女班里，她还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可现在四十刚过，发福得连自己也不敢相认了。

这座松林是陈阿彩的聚宝盆。自从新界边境出现第一个偷渡者起，黑社会各个堂口闻风而

动，纷纷组织班底，云集边境。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申请“禁区证”，建立起一个个指挥中心。

香港新界有几十个古老而又闭塞的村寨，许多世纪以来，在高高的山脉掩蔽下，毫无变化。除了绵田村之外，大多数村寨不与外界接触，可黑社会无孔不入，他们同这些村寨里的“二流子”联合起来，构成点面之势，四出拦截非法入境者。他们配备了私家车、摩托车，携带着步话机、BB机，昼夜不分地象梳头一样一遍一遍地搜索着人蛇。陈阿彩这个聚宝盆是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弱肉强食之后“兼并”来的。

这座松林是她有的专利，现在半路上杀出一群人马，居然在松林上风口布下了一道网，不打招呼就断掉了她的财路。母蜘蛛气极了，她想派人上前去“讲数”，或者凭实力把这帮“异己”吃掉，因为她已发现对方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人左右。

可陈阿彩的师爷出了个主意，使她很快消了气。师爷要她派人到旺角蛇餐馆里买上几十条港产毒蛇“饭铲头”，施放在前面那帮打蛇客布网的前沿，保管他们守上几天几夜一无所获。

母蜘蛛白天就派人去办妥了。眼下这个办法果然灵验了。

三个惊惶失措的人蛇沿着林外小径狂奔，瞅见松林一浓密之处，以为是庇身好处所，不顾一切

钻了进去。突然，姑娘尖叫：“眼镜蛇！”借着树叶稀疏处漏下来的月光，大家看清了几条竖着半身、昂着头的黑蛇，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这些蛇不长，但全身乌油油的发光，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两腮鼓出，就象一只竖起来的盛饭大汤匙，这就是俗称“饭铲头”的香港本地毒蛇。这种蛇属眼镜蛇科，兴奋起来，能表现出眼镜蛇的某些特征，但毒性大大不如眼镜蛇，外江人不识，莫不认为是眼镜蛇的。偷渡客吓得扭头就跑，再次钻出松林，在林外狼奔豕突。

母蜘蛛眼见“羊牯”（猎物）直往自己网里撞，她高兴得眉开眼笑了。

母蜘蛛布网在松林尾端，这侧很幽暗，纵横密集的树叉，把视线局限在一米之内。三个年轻的蛇客再次钻入林中，因为小径在这里断路了。惊魂甫定，他们捡了一根松枝，小心翼翼地拨开地上的枯枝败叶，担心再会遇上什么“眼镜蛇”，正当他们全神贯注注视地下时，头顶上，势若盘龙的虬枝中，突然荡出了两团黑影，这是藏身在树冠中的两个打蛇客。他们双手抓住树干，身体蹒缩成两个弹丸，象飞锤一样，凌空荡了过来，两双强有力的“罗汉急趟腿”，直向两个男蛇咽喉处踢来。偷渡客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踢了个人仰马翻，就连那个身手不凡的矮个子青年也被踢倒了，因为他没有预防来自空中的袭击。说时

迟，那时快，黑影已从树上跳下，两个男蛇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绳子捆扎得象粽子一样，女蛇这回知道又遇上了“剪径者”，就地一滚，想窜出林外……

可是来不及了，林外已有狩猎者一字儿排开，人蛇被合围了，围在冲不破的铁网之中。但很快偷渡客发现他们不是一伙的，林内和林外的两伙人，正为猎物剧烈争夺着，相互用广东话斥骂着。

原来，林外的狩猎者是随尾而来的铁纸扇的喽罗，林内的则是母蜘蛛陈阿彩的人马。铁纸扇方面见女蛇自己窜到了跟前，拖了就往林外走，母蜘蛛的喽罗岂肯罢休，几十根棍子逼了上来，把他们团团围住。

双方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一场厮杀，一场格斗，眼看要开始了，闷热的空气里，似乎可嗅出火药味。

意外出现了。母蜘蛛方面一个瘦得象猴子一样的“草鞋”钻了出来，摆了摆手，要自己这方面后退半步，厉声问道：“你们贵公司是哪个？”

原来，这是在按江湖惯例，用黑话盘问。这种盘问夹着许多暗语、暗诗和手势，若不是同门手足，不可能答得一字不错。如答错了，就是异己，就是流朵（奸细），就开始厮杀，这是黑帮人马狭路相逢的老办法了。

铁纸扇方面也后退了一步，一个小头目钻了出来，他嘴歪了歪：“我们是‘老歪’的。”原来“和记”的和字口偏在一旁，黑道中人又常以“歪嘴”自称。

“谁是你的大佬，谁是你的顶爷？”猴仔草鞋又发问了。

“卢海生是我的大佬，王老仁是我的顶爷。”

“大佬”即是收门生的大哥，“顶爷”即是入会开香堂的坛主。卢海生是和记中名头不小的老行尊，王老仁则是当年从大陆南来的开坛鼻祖。猴仔草鞋一听，心里打了个“格顿”，从对方所报的家门看，这半路杀出的人马，同自己虽不是一个堂口，但血缘甚近，是老表（同门手足），但他并不罢休：

“请老兄交出‘宝’、‘印’！”

要对方“交宝”、“交印”，在黑人马相互盘问中，已有点以势压人的味道了。铁纸扇方面本想板起面孔反驳：“你有何德何能，要我‘交宝’、‘交印’？”但一想对方人马众多，超过自己三、四倍，好汉不能吃眼前亏，于是就不敢计较了。

所谓“宝、印”，并非真的什么金银珠宝、玉玺官印，而是一种手势。“宝”就是以左手握拳，单独竖起中指；“印”则以右手的拇指、食指及无名指，并在一起。通常先左后右，先“宝”